

紅樓夢考證



上海印書館出版

海上漱石生
鑒定

紅樓夢考證卷十一

著作者 武林洪秋蕃

校正者 鐵沙徐行素

第七十七回 俏丫嬛抱屈天風流 美優伶斬情歸水月

寶釵於賈母王夫人處。火候已到。惟鳳姐金丹尙未煉成。亦缺憾也。惜好鳳姐要人參配藥。賈母王夫人處均無好枝。正要着人去買。寶釵走來。忙止道。外頭人參沒有好的。我們鋪裏常與參行交易。我去和媽媽哥哥說。託個夥紀到人參行裏。要二兩原枝來。於是王夫人鳳姐。皆大歡喜。似此轉折周章。牽疆迎合。如下僚之媚長官。一何可哂。

周瑞家的來帶司棋出去。司棋求迎春。不能作主。哭別而出。適遇寶玉。以爲解化星。忙求他去求太太。豈知寶玉自亦獲咎一晴雯。且不能庇。何況司棋。

蓋時當肅殺。花劫已臨。雖司花使者不能爲花請命也。奈何。

司棋一出。紫菱洲周瑞家的便吆喝作賤人。固不可失勢也。噫。

衆婆子因王夫人傳進晴雯。哥嫂來領晴雯出去。笑道。阿彌陀佛。今日天睜了眼。把這個禍害妖精退送了。大家清淨些。衆婆子如此訕謗晴雯。則其頌揚襲人也可知。然晴雯口碑如此。其品節則如彼。亦猶賈母王夫人論釵黛優劣。同一庸耳俗目。不辨賢奸。悠悠之口。固不必爲晴雯諱也。

司棋被周瑞家的逼出園去。令人涕淚漣漣。晴雯被王夫人拉下坑來。令人怒氣勃勃。鬼蜮含沙。名花遭劫。慘目傷心。不忍卒讀。

晴雯從坑上拉下。兩個女人攙架着而去。一塊暴炭。竟無一言。非不能辯也。自古昏君信讒。正人被罪。或俯首而出國門。或引頸而就刑俵。事知莫挽。譁辯何爲。晴雯不言。亦猶是已。

王夫人既逐晴雯，復將所有丫頭，自襲人起，至極小精細的，都叫來一一過目。僅此貌取皮相，何能分得渭濁涇清？恨不傳一穩婆，一一驗給渠看。然後知幽蘭傲菊，敗柳殘花，非等閑所能識得也。

蕙香與寶玉同生日，嘗背地裏說同生日的便是夫妻。此真孩童之言。王夫人謂其沒廉恥而逐之，亦孩童之見也。豈知口說夫妻者，未必成夫妻。不說夫妻者，公然如夫妻耶？

王夫人又叫過芳官來，道：「唱戲的女孩子，自然更自狐狸精了。調唆寶玉，無所不爲。芳官笑辨道：『並不敢調唆什麼。』」王夫人道：「還要強嘴，連你乾娘都壓倒了。豈止別人？喝命喚他乾娘領去，並將各姑娘分的唱戲女孩子，一概令各乾娘帶去聘嫁。」噫，壓倒乾娘，便爲狐狸精，亦知乾娘之爲乾娘，皆魚眼睛乎？可知前此芳官醉酒，何嫗吞聲，以及諸伶一言一動，皆爲設奴進讒作料。

可畏哉。惜芳官不知措詞。若知措詞。則將應之曰。豺狼當道。安問狐狸。

王夫人爲一春意香囊。滿園抄檢。香囊事白。逐去司棋。案可結矣。乃不罷手。復至怡紅院攆晴雯。驅蕙香。逐芳官。並將藕蕊諸伶一網打盡。又搜檢寶玉滿室玩好。凡眼生之物。一并收去。復往各處清查。似此興風作浪。撥草尋蛇。豈是安靜持家之道。探春所謂自殺自滅是也。夫和氣致祥。乖氣致戾。乖張如此。咎戾安得不立至耶。要皆聽讒所致也。婦人長舌。爲厲之階。喜聽長舌。尤厲之階。

大觀園去了晴雯。司棋。蕙香。入畫。及芳藕諸人。已敗大半。怡紅院更是一敗塗地。

小紅若不去。必在同遣之列。小紅亦幸矣哉。

王夫人稜眉怒目。狀如吼獅。攆晴雯。驅蕙香。逐芳官。不容分辯。不稍遲留。何

怒之盛邪。三人並無過犯，不過模樣比人強耳。卽間有兒女私情，調笑戲語。夫人何由得知？其必有譖慝之者明矣。第此曖昧之事，雖王善保家有所不知，其果何人犯舌耶？不知言外微詞，不啻明明揭出矣。王夫人之怒晴雯、芳蕙，以其勾引寶玉耳。而第一勾引寶玉者爲襲人，反舍之而不問，非不問也。不知其有勾引之事，且不疑其有勾引之事也。何以不疑其有勾引之事，以其能訐告晴雯、芳蕙有勾引之事。有勾引之語也。然則譖慝之出於襲人，昭然矣。更可信者，王夫人道：「你們打量我隔得遠，都不知道。」可知我身子雖不來，我的心耳神意，時時在這裏。所謂心腹婢耳報神而又時時在怡紅院者，非加二兩月銀之人而何？寶玉靈心窺破，當面喝破，猶欲狡賴呼天，將誰欺耶？襲人襲人，罪不容於死矣。

寶玉送王夫人回來，只見襲人在那里垂淚，爲晴雯垂淚耶？爲芳官、蕙香垂

淚耶。爲寶玉垂淚耶。莊子所謂道在尿溺。

襲人見寶玉回來。倒床大哭。知他心裏別的猶可。獨有晴雯是他第一件大事。乃勸道。哭也不中用。起來。我告訴你。晴雯已經好了。這一家去倒心靜。此與寶玉逢崇垂危。趙姨娘說哥兒已是不中用之言。一般勸法。一樣稱心。襲人原以晴雯爲寶玉第一等心裏人。故力除之。芳官蕙香。其次者耳。藕荳諸伶。則波及者也。

襲人道。你果然捨不得。等太太氣消了。再求老太太慢慢的叫進來。也不難。好容易譖之使去。豈容招之復來。寶玉知其鬪言。故置之不答。

寶玉道。我究竟不知晴雯犯了什麼彌天大罪。襲人道。太太祇嫌他生得太好。未免輕狂些。太太是深知道這樣美人似的心裏。是不能安靜的。所以狠嫌他。試問王夫人攬晴雯之意。汝何由知。寶玉怨王夫人罪及無辜。汝又何

須急爲解說。卽此數語。想見奴才自覺虛心處。凡瑕疵人而急爲分辯者。卽其爪牙也。分明襲人自畫招狀。

寶玉前謂司棋不知犯了什麼大事。猶有所犯之事。若晴雯則更不知所犯何罪。

寶玉道。美人似的心裏就不安靜麼。你那裏知道古來的美人安靜的多呢。不獨爲晴雯表潔。且爲千古美人雪誣。無量功德。

寶玉又道。這也罷了。俗們私自頑話。怎麼也知道了。又沒外人走風。這可奇了。襲人道。你有什麼忌諱的。一時高興。不管有人沒人。我也曾使過眼色。遞過暗號。被那人知道了。你還不覺呢。此是推卸語。寶玉曖昧之事。未必肯洩於人。卽使有人聞知。未必卽達於王夫人之耳。故又駁之道。怎麼人人的不是。太太都知道了。單不挑出你和麝月秋紋來。襲人聽了這話。心內一動。低

頭半日。無可回答。蓋被寶玉抽繭剝蕉。層層揭出。襲人此時。已圖窮而匕首見矣。雖有巧言機智。安能文過飾非哉。

襲人道。正是呢。若論我們。也有頑笑的去處。怎麼太太竟忘了。想是還有別的事。等完了。再發放我們。也未可知。此以萬不然之事。而強爲支砥之詞。故寶玉冷笑道。你是頭一個出了名的至善至賢的人。他兩個又是你陶冶教育的。焉有什麼該罰之處。嗟夫。捕盜之人。官視之自以爲非盜。王夫人之於襲人。是也。黨盜之人。盜庇之。亦不知其爲真盜。王夫人之於麝月。秋紋。是也。庸詎知捕盜之人。卽大盜。黨盜之人。乃真盜耶。寶玉揭而出之。不啻秦庭之鏡。溫嶠之犀。牛鬼何處遁形。狗才何容置喙。

至善至賢。與王夫人說晴雯好個美人兒。同一贊法。且與標目所稱賢襲人。賢寶釵互相發明。

寶玉又道。芳官尙小。未免倚強壓人。惹人厭。四兒是我誤了他。衆人見我待他好。未免奪了他的地位。故有今日。只是晴雯是和你們一樣從小在老太太屋裏過來的。雖生得比人強。也沒什麼妨礙着誰的去處。就是他性情爽利。口角鋒利。究竟也沒得罪了那個。可是你說的生得好。反被這個好帶累了。上文已定襲人讒慝之罪。此又推開一層。說芳官四兒尙有事實。遭人妒忌。晴雯並無私情。何亦一網打盡。深責襲人不應譖慝。雖不明說。不啻明說。故襲人亦知寶玉有疑他之心。不好再勸。實亦無顏再勸矣。只得嘆道。天知道罷了。此無可奈何語也。寶玉斷此一案。絕不糊塗。且竭力爲晴雯表其清白。雪其冤誣。南山可移。此案不能動也。

寶玉又道。晴雯自幼姣生慣養。何嘗受過一日委屈。如今一盆嫩箭蘭花。送到豬圈裏去。况又是一身重病。一肚悶氣。沒有爹娘。只有醉泥鰍姑舅哥哥。

他這一去。那裏還等一月半月。再不能見一面的了。說着越發心痛起來。襲人於晴雯雖懷妒忌。並無冤仇。同事數年。亦有情分。聞寶玉此言。當同墮淚。乃不淚而笑。何等忍心。

寶玉又道。我不是妄口咒人。今年春天已有預兆。階下好好一株海棠花。竟無故死了半邊。我知道有壞事。果然應在他身上。晴雯具桃李之姿。秉蕙蘭之性。孤芳似菊。冷豔若梅。搖曳生姿。如修竹之遒而勁。污泥不染。具蓮花之體而微。海棠之萎。爲之預兆無疑。寶玉援古證今。以理格物。實爲確當之論。並非溺愛之詞。輕薄桃花。烏足方此。宜其聞之而怒道。眞眞這話。越說上我的氣來了。那晴雯是個什麼東西。他縱好。也越不過我的次序去。就是這海棠也該先來比我。也還輪不到他。想是我要死了。熒惑犯南斗。居然引爲己象。如此醜語。令人焉耐。我欲掩耳走矣。

寶玉以海棠比晴雯，襲人且忿甚。況視晴雯如海棠，惡奴豈能容之哉。此亦白露馬脚。

寶玉道：我還有一句話和你商量。不知你肯不肯。現在的東西，是瞞上不瞞下。悄悄的送還他去。或有僇們積下的錢，拿些出去給他養病。也是你姊妹好了一場商榷之詞，愈委婉，愈可憐。襲人道：你太把我看得忒小器，沒人心了。這話還等你說，我纔把衣裳各物打點下了。白日人多，等到晚上，悄悄叫宋媽給他拏去。我還有攢下的幾吊錢，也給他拏去。此是順水推舟之說。寶玉不言。未必如此。寶玉點點頭兒。襲人道：我原是久已出名的賢人，連這一點子好名，還不會買去不成。略受一語，卽反唇相稽，口角鋒利，何遜晴雯恃強壓人，甚於芳蕙。

寶玉怕襲人寒心，忙陪笑撫慰。蓋恐其落井復下石也。仍是爲晴雯屈節，不

是爲自家結歡。

芳官蕙香。依依肘腋。一旦磨去。心雖不能無眷念。事可付諸無如何。若晴雯。爲怡紅院中第一人物。私情雖未有。恩情實已深。則親往一省。定不可少。

晴雯正在一息奄奄之際。忽見寶玉親到床前。我不知其喜勝於悲。悲勝於喜。我又不知讀者之心。代爲喜。心代爲悲。大約司馬青彩。總無不濕。

晴雯一見寶玉。又驚又喜。又悲又痛。一把死攏住他的手。哽咽起來。杜工部詩。所謂喜心翻倒極。嗚咽淚霑巾。是也。哽咽了半日。方說道。我只道不得見你了。接着便嗽個不住。只說一語。寫盡驚喜悲痛之情。真去渣存液之筆。

晴雯不暇剖說衷腸。且要寶玉倒茶與喝。不但急脈緩授。且以形容病中孤苦之況。以伏下文速死之根。

寶玉哭着問道。你有什麼說的。趁着沒人告訴我。晴雯嗚咽道。有什麼說的。

挨一刻是一刻。挨一日是一日。我已知不過三五日的光景。我就好回去了。凡人到萬語千言說不盡之時。轉至一無可說。真有此情。

晴雯道。只是一件。我死也不甘心。我雖生得比人好些。並沒有私情勾引。怎麼一口死咬定我是個狐狸精。此大書特書爲晴雯表清白於天下後世也。嗚呼。以簋簋不飭被劾者。率多廉幹之材。以操守清廉膺薦者。不乏貪庸之輩。莫邪爲鈍。鉛刀爲銛。此賈長沙所以痛哭流涕也。

又道。我今日既擔了虛名。況且沒了遠限。不是我說一句後悔的話。早知如此。我當日說到這裏。氣往上咽。便說不出來。此與淮陰悔不聽蒯通之言。同一憤激。非真追悔也。所以明其未嘗反也。作者出色寫晴雯。不獨抬高晴雯。壓倒襲人。亦正以渲染小照。襯托正文。

晴雯將指甲咬給寶玉。復與寶玉互換小襖。此情此景。雖鐵石心腸。亦難禁

受。況欲爲情死如寶玉。能無萬箭攢心也哉。讀竟。不覺涕泣之橫集也。生不遂衾裯之願。因而互著衣裳。死欲褫奸佞之魂。是以咬留指甲。晴雯心事。是耶非耶。

晴雯哭道。你去罷。這裏腌臢。你那裏受得。你的身子要緊。此時絕處相逢。虧守一刻是一刻。乃不挽之留。而反促之去。殷殷然以寶玉身子是慮。死在眼前。猶懷忠義。上蒼感格。職授司花。亦天理所應有。

晴雯接着又道。你今日這一來。我就死了。也不枉擔了虛名。前追虛名。是憤激之語。此道虛名。是感激之詞。兩番稱說。意各不同。

芳官蕙香。有實無名。晴雯則有名無實。而寶玉不探芳蕙。獨探晴雯。足見寶玉之來。不爲情慾之感。實以德容工貌有足多也。晴雯於是獨步矣。

於哀鳴宛轉之中。忽有吳貴兒媳婦一段遊戲筆墨。想作者亦自覺近日筆

下憤懣極矣。故遊戲一則。自娛以娛讀者歟。吳讀作烏。貴當作平聲。吳貴兒媳婦。有幾分姿色。見吳貴無能。每日打扮得妖妖調調。出門外招惹人。聽得寶玉與晴雯在房內說話。便掀簾進來。向寶玉笑道。你一個做主子的。跑到下人房裏來做什麼。敢是看着我年輕長得俊。來調戲我麼。見面便作如此極醜語。及聞寶玉央勿聲張。便一手拉了寶玉進裏間來笑道。你要不叫我嚷。祇依我一件事。說着。坐在炕沿上。把寶玉拉在懷中。緊緊的將兩條腿夾住。噫。天下固有如是不堪之淫婦耶。按龜與蛇交。環蛇而溺之。蛇畏溺。乃與交畢。伏溺上以背度蛇而去。吳貴兒媳婦。真烏龜兒媳婦也。

寶玉被吳貴兒媳婦兩腿夾住。急得面紅身戰。又羞又怕又惱。此等陣仗。無論溫其如玉之寶玉。卽能征慣戰之將。亦當望風而靡。那媳婦也斜着眼笑道。吓。成日家聽見你在女孩兒們身上做工夫。怎麼今

兒就發起起來了。豈知寶玉所做。皆細膩工夫。此等粗活。實做不慣。

那媳婦又道。我在窗下細聽。你們兩個。竟還是各不相擾兒的。我可不能像他那麼傻。說着就要動手。作者特寫一吳貴兒媳婦。以襯晴雯。足見美人安靜。粗具姿色之人。固如是之淫媒也。

晴雯聽見他嫂子纏磨寶玉。又急又臊。又氣。一陣虛火上攻。早已昏暈過去。晴雯性不好淫。在怡紅院被淫婦排擠而出。在外又被淫婦羞憤而暈。蓋淫婦水性。晴雯暴炭。炭沃以水。其氣蓬蓬。再沃再蓬。而焰熄矣。此火之不勝於水也。

寶玉正在沒法。忽來柳家母女。是寶玉救星。是那媳婦兒冤孽。五兒病愈矣。可喜。

柳家剛進門來。見一個人影兒往裏一閃。打諒那媳婦的私人。又見晴雯睡